

## 須盡丘壑美

### 南方壺

女兒說，她覺得她追求更高的學位，只是因她認為，這樣將來生活可能會過得較好些。不像我們，並不只是為了生活而從事學術工作。她認為我們是真喜歡，而她自己則不確定是否真那麼愛好學術這一行。長路漫漫又多荊棘，在通往學術的路上，辛苦地走，卻不知這條路，是不是自己的真愛，難免令人洩氣。該如何跟女兒談呢？

其實往昔大抵便是用生活會過得較好，來鼓勵人潛心向學。你看：

三更燈火五更雞，男兒求取功名時。  
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

又如宋真宗勸勉男兒努力讀書，透過出任來達成自己夢想的“勸學詩”（或說“勸學文”）：

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。  
安居不用架高堂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。  
取妻莫愁無良媒，書中有女顏如玉。  
出門莫愁無人隨，書中車馬多如簇。  
男兒欲遂平生志，五更勤向窗前讀。

不只是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，連千鍾粟、黃金屋、

心在南方

顏如玉，都要從書中獲得，讀書的誘因可真大。

那我自己當年又是如何踏進來，成為一介書生？真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嗎？

去年是我進台大讀數學系（那是我入數學的啟蒙）滿35年，頗多感觸。當年秋天曾給一講題為“學算三十五年”的演講。今年則是我到美國普渡大學，進入統計系博士班的30周年。出國唸書，讓我有許多不同的經歷，思想也受到不少衝擊。我在普渡待了5年，普渡的風格，對我往後一生，影響可說不小。

中學時代讀過：

生命的意義，是創造其宇宙繼起的生命。生活的目的，在增進我人類全體的生活。

這是蔣中正先生所說的。我們那個年代，讀書的心情，可說是很沈重的。因必須常想著

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

這是文天祥說的。不然就是

風聲，雨聲，讀書聲，聲聲入耳。  
家事，國事，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

這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大儒顧憲成，題在東林書院門前的一副對聯。大一時的中國通史老師祿耀東，更曾跟我們說：

莫謂書生空議論，頭顱擲處血斑斑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這是 1960 年，大陸的鄧拓，於參觀東林書院時，有感而發的詩句：

東林講學繼龜山，事事關心天地間。莫謂書生  
空議論，頭顱擲處血斑斑。

現在年輕人，讀書的心情，應輕鬆很多了。有位初中同學，前陣子去替他兒子申請中山大學的修課證明，以抵免學分。原來他兒子大一時，就有一次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（所謂二一）的記錄。大二上成績又岌岌可危，兒子雖然覺得有可能安然度過，考慮再三，仍只好辦理休學。兒子原本讀得是工學院，他問兒子是否有較愛唸的學系，可考慮轉系。兒子答以“都很辛苦”。短暫休學後復學，大二下還是逃不掉二一的命運，兩次二一便被退學了。只好參加轉學考，並考上中部某成立不久的私立大學。拿到修課證明他才發現，原來兒子大一暑假時，那門重修的微積分是及格的。重修時期末考沒考好，兒子以為必然不及格，根本沒去看成績。於是大二上又再修一次微積分，又沒唸好。擔心會因這科不及格造成二一，於是才休學。沒想到，卻是冤枉一場。這個糊塗兒子，真讓他老爸傷透腦筋。

大學時，並不很明確知道教授們究竟在做什麼。以為他們唯一的工作，就是教書。而能在大學教書，應是很寫意的。寬廣的校園，懂事的學生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一樂也。沒有壓力的教著書，這該是多麼好的工作！當時我的認知是，

心在南方

要在大學教書，需要有博士學位。而那時國內研究所並不多，想繼續唸書，多半是出國，而且是去美國。

三、四十年前，資訊相當不足。對美國的了解，主要是來自電影。從電影中，覺得美國是個自由，民主，富庶及快樂的地方。因此對去美國，有極大的憧憬。那時可沒開放觀光，大部分的人生活只得溫飽。親友中，有出國經驗的很少。我初中畢業那年，民國 58 年，台灣的少棒隊，第一次代表遠東區，到美國賓州小城威廉波特 (Williamsport)，參加世界少棒錦標賽，並獲得冠軍。凱旋返台時，舉國狂歡，熱烈迎接這批“民族英雄”。那時我盯著報上的那群選手照片，想看出他們去美國一趟回來，有沒有什麼改變？似乎覺得去一趟美國，便有如洗禮般，會讓人昇華到另一境界。

想看看這世界，也想將來在大學教書，那出國留學，似乎是一必然的選擇。我們當年出國唸書的動機，與女兒“將來生活可能會過得較好些”的想法，其實並沒太大差別。

於是當兵時，準備考托福及 GRE，並進行申請學校事宜。也在經過一年十個月，服役期滿後，於當年 8 月順利出國。

完成博士學位，在美國教了一年書後，便回到台灣，開始我大學時的志向——在大學裡教書。而慢慢也才了解，原來大學教師，除了教書外，還有不少工作，包含做研究。唸大學時，我可不知大學裡的教師，讀了多年聖賢書後，所學何事中，有該做研究這一條。等到我回台任教時，國內大學的

氣氛，已是不做研究，便庶己有愧了。

但如何做研究？在草創未久的中山大學，並沒人可帶領。慢慢摸索，居然也能有些眉目。然後也就習慣這種“教書配研究”的日子了。有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今年已 84 歲了，仍經常給演講，興高采烈地對我們這些後輩小生，講他新證出的定理，我們當然佩服不已。他太太則覺得沒什麼，說“他只會這個啊！”我們與大院士的能力，當然是天壤之別。但既然待在大學裡，也就是儘量適應這個環境，做該做的事。馬待在草原能討厭吃草嗎？跑得慢行嗎？而馬只吃草，卻能跑得那麼快，稀奇嗎？對馬乃再自然不過。

在大學裡，只要你發表論文，但做那種研究，少會干涉。要你認真教書，但如何教，卻也未真正干涉。很少有自主性這麼高的工作。教學及研究外，還有一項工作，叫做“服務”。但所謂服務，多半與教學及研究有關，也不是那麼沒趣。雖然工作比當初以為的多很多，但畢竟還都是自己做的來的，因此倒也從未想離開。待久之後，學術之外的事，逐漸會得不太多了。所以經常做的事，也就大都是環繞著學術。學術對我們，已是與吃飯睡覺般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有沒有挫折？大小挫折不斷！你只要看王建民就知道。不只是屢有低潮，有時還球季開始不久便受傷，往後整個球季都不能上場。職業隊與業餘隊是大不相同的。前者是看長期的表現，不會太在乎少數幾場的輸贏。所以在職業隊中，少會像我國跆拳道手蘇麗文，在北京奧運比賽時，那種奮不顧身的拼法。在學術這一行，與在任何一職業隊類似：高興一晚

心在南方

便夠，難過也不要超過兩天，因說不定下一個難過又來了。從挫折中學習，在困境中成長。順利時向上看，比上不足，要更努力些；在逆境時向下看，比下有餘，還不算太糟。在學術這一行，也與在任何一行般，如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裴林 (Sarah Palin)，今年9月4日，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講裡所說：

Our family has the same ups and downs as any other, the same challenges and the same joys.

我們的家庭與其他家庭一樣，有同樣的起起落落，同樣的挑戰，及同樣的快樂。

現在回想，我們當初一頭栽進學術這一行，根本不清楚這一行在做什麼。因此也就初生之犢不怕虎，甚至不知山有虎。由於不知前有險路，也就沒有險路勿近的擔憂。一方面是今日資訊透明，一方面是女兒從我們這兒，對學術這一行“略懂”，便難免想太多，而常有雲深不知處，長路永無將盡之感。

很多人都讀過羅勃佛洛斯特 (Robert Frost, 1874-1963) 那首著名的詩“沒走的路” (The Road Not Taken)：

黃樹林裡有兩條岔路，可惜我不能兩條都走。  
身為旅者，我佇立良久。我使勁地眺望其一，它蜿蜒地沒入草叢裡。然後我努力地眺望另外一條，也許更值得走。因為青草如茵，還未被踏過。…。我選擇了較少人走的，這就造成了一切的差異。

人生道路自然不只兩條。不同的選擇，一時看似有不小的差異。但往往不過是沿路景色之別。如果這條路的景色還喜歡，就先留在這條，否則就換一條。即使景色不錯，一旦看膩，要換一條路，也沒什麼大不了，條條大路通羅馬。要知殊途同歸，不同的路，走啊走，常會達到類似的地方。此因人的個性及能力，對引導你前行，也會發揮一定的影響力。人們常說“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”。但既然走在黃樹林中，就須盡丘壑美，莫學武陵人，暫遊桃源裏。盡情享受山林風光，不只在青草，也在心中留下痕跡。這些因當一回事行走，所留下的痕跡，將使你一旦出了黃樹林後，即使見到天地之大，也仍有容身之處。(97.09.05)